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論語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劉偉勲

論語通卷一

朱子集註

元　胡炳文　撰

學而第一

語録學而篇名取篇首兩字初無意義這是孔門弟子編集只把這箇作第一件所謂學者何學今之學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識道明舍儒者之學不可學者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爾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

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熊氏曰按說文學字本作斅字從文從攴○或問以己之未知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録有問學而時習者曰今且理會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時習蓋人只有一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是所以主張自家一身者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莆田黃氏曰人雖由氣以成形而氣原於理故曰人性皆善然氣無定形升降上下往來消息交互錯揉易於昏雜而難得清明

故人之受是氣也亦通者少蔽者多通則謂之先覺故曰覺有先後也理寓氣中則未嘗變惟理不變故學可勝氣雖昏蔽之極者得先覺覺之則亦覺焉○陳氏曰所謂明善而復其初者其中極有涵蓄乃兼知行而言非止知之便是復初也○通曰秦漢而後所謂學者記誦詞章而已無有說到性善者惟程夫子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必先從性善上說故朱子從之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汝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修即是復其初

習鳥數（音朔下同）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或問說文習字从羽从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語錄只是這一般習只是飛了又飛○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馮氏曰習鳥鷄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意也習一義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矣（或問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習則功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胷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

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以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論其美矣此學之始也○語錄學到說時已自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陳氏曰時時習之而無間斷則所學者熟趣味源源而出中心不期悅懌而進進自不能止○通曰熟則自然悅如先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物到秋熟時自然有悅意論語揭此五字於一書之首以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只是學之不已學之不已則熟熟則其進自不能已夫子之吾弗能已顏子之欲罷不能皆是自不能已此則學之始也故集註下一進字其進自不能已是學之方長進處

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時復思繹（音亦）浹（音節）洽（音狹）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饒氏曰習字訓重故重險謂之習坎○王氏曰前節是知

上習後節是行上習○通曰浹洽於中則是自得之深所學在我則是自守之固學必如是乃可爾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莊皆反立時習也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磬身聽謂祭祀時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或問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人莫信率人而人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既飽

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悅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歡欣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鄭初齊氏曰樂非幸人之信從於我也君子洞見天地萬物為一體況其同類之朋乎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物我之間天理流行蓋方於此樂見之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或問非以樂為在外也以為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爾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

言之○通曰人性之善同一初也我既明善而復其初人亦皆明善而復其初豈不大可樂程子曰樂主發散在外聖賢無在外之樂說即樂之藴於中樂即說之發於外者爾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尹氏名焞字彦明河南人○語錄但心裏畧有些子不平意便愠了非勃然而怒之謂○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已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不已知則不愠樂愠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已之愠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

則何以為君子○饒氏曰朋是專指同類人是兼指衆人如上而君大夫亦是○少蘊葉氏曰喜怒均出於性發之不中節皆足以害性而怒尤甚悅生於喜慍生於怒知悅樂之正而未知慍之正猶未能不失其性也○通曰悅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亦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或問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畧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孰能之此學之終也○語錄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也此深有意葢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饒氏曰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通曰按集註舊本逆而難以下曰非信之篤養之厚而得之深不足以與此故惟成德者能之似重在不亦君子乎一句今定本德之所以成以下云云則又重在學而時習之一句故引程子之言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則重在第二節曰樂由悦而後得則又重在第一節朱子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工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於此見子朱子喫緊教人處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語錄只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乃為犯也○永嘉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麄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麄惡大過可保其必無蓋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馮氏曰心之和順或以義爭犯上恐亦有之而非其好為之也不好犯上則必無作亂之事矣○通曰一也字兩者字皆句絕蓋下文者字即是上文人字世間有一等人喜好犯上者又有一等人喜好作亂

者惟孝弟之人自然不喜好作此等人也○語孟開卷便見得是春秋戰國之時犯上作亂是春秋時氣象然未有孝弟者好為此爭奪弑君是戰國時氣象然未有仁義者肯為此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語錄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葢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從事上說仁如水之原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

仁○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黃氏曰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諸葛泰曰溺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于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見用無仁何以能愛因夫愛心之形而指夫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於孟

子首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通曰朱子是以心性情三字釋仁之一字仁是性愛是情愛之理情根於性也心之德心統夫性也

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通曰上文是泛言為人此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泛言君子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為為仁之本又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為之本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

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然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語錄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

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為仁以孝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又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之心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通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說根本上說程

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集註備述之有意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語錄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或問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行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當務

與其所可戒也○永嘉陳氏曰辭色未嘗溫和柔順但務巧令以媚人者必非誠實之士既下此等種子在心將來狐媚蠱毒皆此種子為之故聖門深戒○通曰剛毅木訥之質近仁巧言令色之心不仁益在外者惟務致飾以悅人在內者固已自失其所以為人矣上文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上文鮮與未之有是以少對絕無此專言鮮則絕無矣非少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勿齋程氏曰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叔子之言為切故集註從之○陳氏曰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以實是就言上據此實說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之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平聲按孟子奚暇治禮義哉下注云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己理之義者去聲後倣此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語錄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黄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習之際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

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發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滅裂是豈可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鄭舜舉曰凡與物接必省諸身合內外之道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語錄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三省固非聖人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馮氏曰曾子之於聖門最為晚出而卒傳夫子之道以其所守者約也夫子一貫

之學所謂忠恕者如此曾子既領其旨故曰三省之此門人序其言先於諸弟子歟○通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事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之後非矣按門人記曾子之言與首章夫子之言相似首章人不知指泛然之人而言此為人之人亦泛言之首章言朋此亦言朋友首章言學習此亦言傳習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皆貴於學之不已曾子獨得夫子之傳於此亦可見○饒氏曰士莫急於學故首章即以學言學莫大於求仁故二章三章皆以仁言為仁必以孝弟忠信為本故二章以孝弟言四章以忠信言修身之要盡於此矣故下章以治人之事繼之此為一書開卷之首記言之意亦畧有序後此不必皆然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者治之理也治者政教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以為政者之心而言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語錄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黃氏曰師說又以敬字惟畏字近之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於一也○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畏字亦當兼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乞逆切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

亦務本之意也語錄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修己以敬是最緊要處○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茍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先生延平人○齊氏曰敬事而信以身先之此道之説也古人未施敬而民敬未施信而民信以其平日所行有以表率於事之先也不傷財不害民以釋節與愛蓋欲道之以儉與慈也道之以儉則不輕於用其財道之以慈則不輕於用其力○永嘉陳氏曰治國有刑政禮樂紀綱文章萬目皆當開張此數條且論他存心處乃為政之本其他未暇及

胡氏曰凡此數者又

皆以敬為主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先生建安人愚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語錄此章須看有能如此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乃見曲折○通曰敬者聖學之本故下因乎上惟敬為最要不違農時者王道之本故上因乎下惟使民以時為最要上下相因皆有務本之意存焉敬者一心之主萬事之本根故又皆當以敬為主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

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語錄人須是考詩書及前言往行知得古人之

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饒氏曰集註三說不同尹氏說得文字全輕洪氏說得文字差重朱子說得文字極重三者互相發明若但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通曰學文以六事為先六事以孝弟為先蓋孔子為人弟子者言也然必欲盡行此六事而後學文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行有餘力者亦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為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為重集註若不學文以下政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色（下同）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語錄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

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也舊矣故范氏之説為長○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尤重○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獘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獘也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胡氏曰以未學為生質之美者人固有

得氣之清而所為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黄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專用力於人之所重曾子尤致意於人之所輕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通曰此篇以學為先故言學者凡五第一章學字是兼知行而言上章則以學文是以行為重而知未嘗輕此章雖曰未學是以行為重而知則全輕矣所以朱註曰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錄問既曰君子何

故有不重不威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聖賢所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去聲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真氏曰論語止言忠

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其義一也○馮氏曰忠主於存心信主於接物忠信則重厚威嚴而所學固矣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語錄問必擇勝己者為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為不如己而不吝友矣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去求勝己者為友則不如己者又來求我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茍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語錄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畏難過了日子○通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

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音洛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黄氏曰外重厚而内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通曰習俗之薄而重厚者少學問之踈而能友勝己速改過者尤少此學者之深病也首三不字是直指其病後毋字勿字是欲禁止其病中間主忠信三字所以藥之也未有誠於中而薄於外者未有其學欲實有諸已而於友不求勝已者未有存心不自欺而有過肯自恕者故學者之心嘗以是為主焉屋無主人屋所有皆虚人不主忠信人所為皆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下同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語錄只是專主喪祭而言若把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是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齊氏曰既沒曰死既葬曰亡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厚之至也朱子曰忽畧遺忘薄俗之常吾不與以俱靡而慎之追之以盡吾誠敬則人亦孰無是心哉其感化也吾以身率彼以心感而不自知其孚之速也○通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多如此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

者爾非有增益之也上章曰重此章曰厚門人類記曾子之言有似於夫子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真氏曰只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

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語錄易如平易之易直如白直之直恭莊敬也真氏曰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儉節制也真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讓謙遜也真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少頴林氏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

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語錄聖人之德無所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而人自來就問底意今人卻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乃好○或問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是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去聲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

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通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邦國政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綏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與時子貢非此時之子貢矣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曰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旣是中和氣象則謝氏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為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張敬夫曰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音洛告之者秉彝好去聲德之良心也而

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敬夫名栻號南軒先生廣漢人○馮氏曰是時政在大夫陪臣盤據日久豈容夫子之進也時君知愛其德而不得用事世亦可知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

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語錄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父意便是父在時其等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底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意須三年之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通曰所當改以

事言可未改以時言不忍改以心言按朱子曰此章是言父有不善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並獻子自是賢者莊子能不改其所行所以為難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難能也饒氏熊氏引莊子之孝以釋此章誤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是箇骨子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和

者從（七容反）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語錄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看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乃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行得自然如此不教有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論禮之用固以和為貴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若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禮與和成二物矣朱子所以因有子言禮之用而以禮之體發其所未發可謂有功於聖經矣○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

而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語錄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卻禮了○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語錄

勝只是爭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輔氏曰舊以有所不行一句承上文說至程子方截得分明只以樂記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兩句觀之便自可見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語錄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是樂之有節處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

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

偏其不可行均矣熊氏曰程范兼言禮樂朱子只言禮之全體蓋禮樂無二本禮之和處即樂也○通曰須要看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是如何蓋有子但言禮之用集註則謂禮之用所以從容不迫者其體之嚴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也人心安之亦自然從容而不迫是因有子之言用而推原其體也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沖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禮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胡氏曰信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通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義禮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蓋未嘗輕下一字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語錄如見尊長而拜禮也

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便是為人所恥辱有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

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

或問因之為依勢之殿而交之淺若諸葛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讎由是也所依而失其親若未甚害也所宗而失其親則其為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所宗無失所親之患矣

此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

語錄問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一節須用兩截看上面一截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自量到底下面一截言可復也遠恥辱亦可宗乃是

久後到底無弊之效○定宇陳氏曰謹之於始說上三句慮其所終說下三句不然則困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通曰有子言近於禮義而集註言必合其宜必中其節是補有子之所不及先儒謂親近也因其所以為信而不失其近於義因其所以為恭而不失其近於禮集註初本從之今改本如此正先儒之所未及因仍苟且四字只是一且字所謂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纔與人約便有失信之幾纔致敬於人便有失禮之幾纔以我依人便有失我之幾三者皆不可着且之一字其始曰且如此則其後也之失有不可勝悔者矣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通曰上文子貢之答子禽只為不合下一求字士纔有所求於外則志便不立故必無所求於彼然後有所好於此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馮氏曰事所從事謂學也未事於學不以外慮移其心既事於學不使言語浮其行然後見其好學之實○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自是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録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工處然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欲就正有

道亦徒然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通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汎此一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語錄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理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

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而施則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興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通曰夫子自謂好學門弟子中獨謂顏回好學蓋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事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然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所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輔氏曰為貧所勝則氣隨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

諂為富所勝則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恃而驕　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步丹反）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上聲）循理而亦不自知其富矣（安處善樂循理出董仲舒策）子貢貨殖蓋先貧而後富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語錄子貢幼年也是把貧富煞當事了○又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聖人更推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於就貧富上説凡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潤在○馮氏曰無諂無驕則

貧富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為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之語錄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爾○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學自修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

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反)道之極致亦不可騖(音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語録告以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知其所未言謂學問之功○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益言德之淺深今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馮氏曰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聞夫子之言又引是詩以明之古者自六籍之外無書可以據援然易精深書弘大禮樂局於名數春秋隱於褒貶鮮可引用惟詩切於人情又多比興旁通倫類故從政專對興觀羣怨皆取諸此此士君子以能言詩為貴也然則不通類者不足以言詩矣○又曰一聞夫子之言遂悟衛風之旨所以為賜也達○通曰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學者不可安於小

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子貢引詩是發夫子言外之意也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學者不可騖於處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集註又因子貢之引詩而發言外之意也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此為患也

饒氏曰不患人之不己知即首章人不知而不慍之意皆是要人為己○熊氏曰知人亦致知之事不求人知猶首章之意此類凡

四出里仁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也憲問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通曰始之以人不知而不慍終之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此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之以不亦君子乎終之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之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之豈無意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馮氏曰篇目次第亦畧有意義前論學學然後從政故因論為政以德篇而次焉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

通曰按集註初改本云行道而有得於心後定本云得於心而不失門人胡泳嘗侍坐武夷亭文公手執扇一柄謂泳曰便如此扇既得之而復失之如無此扇一般所以解德字用不失字愚竊謂此五字有二意一則是得於有生之初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二則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蓋不失二字自有工夫在焉集註改本之精也如此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或問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

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更迭隱見若續而歸向之也○語録北辰是那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北極動不動曰也動只動得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椿子極星便是近椿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椿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其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各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

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饒氏曰北辰居其所是無為之象衆星共之是天下歸之之象○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語録為政以德不是欲以

德去為政只如為政有德相似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以德則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

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通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所以正人之不正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得於心而不失也古之為政者皆自正心誠意推出來故無為而天自化後之為政者不知以修身為本而欲家齊國治天下平難矣故所為愈勞而效愈邈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馮氏曰蔽斷也讀如官占于先蔽志之蔽思無邪魯頌駉音扃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錄性情是貼思正是貼無邪興做時文相似或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性情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性情之正若桑中蝃蝀等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爾○饒氏曰諸家之說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為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通曰須看此一用字凡六經中無一

字一句不切於人之日用者詩於人情為易入也蓋本出於人之情性故其用能使人得其情性之正也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黃氏曰直指者非微婉全體者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洪氏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觀詩之法取詩之一言以蔽三百篇之義夫子觀詩之法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語錄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世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斯可謂誠○通曰每讀集註至此不能無疑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

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必務知要益可見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通曰思無邪是詩三百篇之要毋不敬是禮三百三千之要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皆不可不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

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

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錄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齊一以禮禮者吉凶賓軍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

及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平聲其本也

語錄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爾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刑政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了○馮氏曰古

之治民者以德禮示之於先其或有違者以刑政防之於後後之治民者以政刑檢制其民而德禮之不修苟極其效不過使民遠罪而已欲其遷善而不自知難哉禮緇衣篇亦記之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其指未大異也而精密則有間矣○通曰此篇第一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政者但知導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終始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

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語錄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語錄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至此則得而守之無用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語錄孟子四十不動心與四十而不惑相似○或問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陳氏曰至此則豁然如大明中覩萬象所知者益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語錄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事事物物須知他本源處譬如一溪水知得溪中有水後知水發源處○或問天道流行賦于萬物莫非至善無

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孔子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語錄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是於所去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自相扞格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下同也語錄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亦言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

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語錄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月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到七十歲便畫住了伊川做設說聖人不到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恁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立不惑異乎衆人底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

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葢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語錄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陳氏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即中庸所謂不勉而中地位○饒氏曰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則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

天則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云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急者則半塗而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遜級而進急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通曰朱子曰循循然而無敢急汲汲然而無欲速正將此二者互說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

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托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聲)此(語錄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亦必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有進處故如此說人窺測他不得也○馮氏曰此夫子自述其終身進德之序如此非若他人之想像億度也不以血氣之盛衰為消長不以外物之得喪為作輟所謂死而後已者此夫子之所以為聖也○通曰論語僅言心者三無所用心愚不肖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賢人之心也此所謂心聖人之心也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托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

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欲用其心亦如何便到聖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

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去聲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輔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

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陳氏曰須熟究以禮事親之正意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多少事皆不可不講也○莆田黄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語錄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合做底孔子當初就三家僭禮上說未有胡氏說底意思然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聳於

私意却不合禮大抵聖人之言皆人所通行得底生事葬祭一於禮此是人人皆如此然其間却是警孟氏胡氏此條意亦全警不得為而為之者爾○通曰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胡氏所謂得為而不為儉而固也所謂不得為而為之奢而不遜也禮者理之節文節所以節其太過文所以文其不及春秋之時過於文而失於節往往皆不得為而為之者此夫子所以拳拳告懿子以禮而顏淵之厚葬則又深以責門人也○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哀十一年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以與齊戰季孫曰須也弱註謂其年少則為孔子御者必在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僖子殁且三十六年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

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
爾禮者天理之節魯因周公以大勲勞得賜天子禮
樂而習於僭殯而設撥祭而雍徹事生之僭可想矣
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懿子
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
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慰矣而奈之
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
玩○通曰按集註以為夫子語意渾然若不專為三
家發者如齊氏之說則若專為孟懿子言矣愚竊謂
無違二字含蓄不露未便謂無違於禮亦未便謂無
違乎親之令姑以發懿子之問爾而懿子不能問於
是以生事葬祭無違乎禮者言之僖子遺命使懿子
學禮於夫子夫子以禮告之固切於
懿子然亦未嘗不切於夫人之子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馮氏曰說文疾加曰病夫子告之以疾而不及病其訓嚴矣○饒氏曰集註曰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當看凡字不獨謹疾而已○定宇陳氏曰謹疾固是守身不失其身又守身之大者也○通曰人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也人子獨不能父母之心者何哉父母之於子無疾則憂其有以致疾疾則憂其成病人子體此而不貽父母之憂

亦庶乎孝矣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況凡為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

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語錄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於節文有未至○饒氏曰集註養犬馬者何異者字即是人字是謂能養皆能有養者而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分别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别也○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如敬乎○通曰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是泛言人之於人孔子此言是專言子之於父母人之於人愛而不敬是以獸畜人子於父母愛而不敬則其能愛親者與愛犬馬者無别其言固有等差也子游問孝而夫子獨指今之孝者言之盖謂今之孝者如此以見古之孝者不如此也古之孝者愛敬盡於事親

今之孝者往往愛踰於敬故甚言以傷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去聲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語錄人子胷中纔有些子不愛其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

此所以為愛親之際色為難也○齊氏曰色難謂其不可以勉强而至緣飾而能爾○程子曰

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故不同也語錄

告懿子無違意思涵闊若其他所告却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告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又自是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把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故必用敬子夏守法度依本子做故必用愛觀洒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是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之藥各濟其病戒問威嚴儼恪非所以事親乎曰太莊太嚴厲

了問如何見子夏直義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可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通曰此章當與上章通看時俗自謂能養為孝而此則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時俗以服勞奉養為孝而此則曰色難其言皆為今之人發而因以屬游夏也通四章看又見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如此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顔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顔子深潛淳粹其

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師姓李諱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語錄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厘所爭只一厘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退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獨知之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皆是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

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馮氏曰夫子之於顏子知之深矣豈待退而察之後知其非愚曰吾與回言終日蓋以此語諸弟子也意顏子之不違必有疑其愚者夫子故以解之○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顏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證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齊氏曰孔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顏子亦無行而非孔子之所與者○通曰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則不惰孟子曰時雨化之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顔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且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顔子蓋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爲愼獨之學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語録大綱且看這一箇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語録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

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語錄後說不如前說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仔細看不如意所從來就他心上看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馮氏曰按穀梁子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觀矣安所樂音洛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錄中心樂於

為善自無厭倦之意則有日進之益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安是大率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不如此終是勉强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其心方安只為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通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前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者審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張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朱子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也知言如孟子所謂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通曰觀人如觀玉視其所以視其孰為玉孰為石也石則不復觀其所從來矣惟玉則非特觀其所由而且察其所安者如燒之七日而色澤不變方為良玉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

聞而又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錄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或問尋繹其所已然而每有有得於其所未得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可云者明未至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是有餘也程子晚年言吾二十解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視昔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得而深求之則見

義理之無窮亦將不暇於為師矣○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通曰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口耳之學也如無源之死水一索而竭矣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心得之學也源頭活水愈汲愈新足以應無窮之求然夫子曰可以為師爾可者僅可之辭也師豈易為哉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語錄君子對小人言底是小底君子得見君子斯可已是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此章是才德出衆之君子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或問人之才具局於氣稟有能不能如何勉強得曰

所貴乎成德之君子以其能化其氣質之性爾中庸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此意○子貢瑚璉只廟中可用別處却用不得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黄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爲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爲趙魏老不可爲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通曰集註釋君子不特曰成德而且曰成德之士是當自其學問推之心之虛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無不周也爲士者格物致知有以充此心之體誠正修齊治平有以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用小而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

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饒氏曰君子者成德人也成德之人凡其所言皆是言其平日所實踐之事非虛言也○通曰言之必行行在言後入德之事也言其所行行在言前成德之事也子貢以成德為問故夫子以成德告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語錄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周是公底比是私底

周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君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〇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語錄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是舍彼取此〇定宇陳氏曰通書曰幾善

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眇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而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通曰古語忠信為周阿黨為比說文兩人為从反从為从君子小人公私之分晝夜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和同驕泰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昬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語錄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不思違道理則昧而無得只空思索不傍事體察則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

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學其所為便有行意○熊氏曰思亦學也但後章言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思自思學自學學在事思在心合內外之道也○通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以力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思為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則繹思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則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

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强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輔氏曰物端為始求為終單言端則可以觀其末矣常言一事一件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饒氏曰異端不可便謂之邪道只是他一偏之説與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不同既是有偏則其末流必須有害乃邪道也故不可攻之攻之愈工則其害愈甚如楊氏為我近於義墨氏兼愛近於仁其初也各是一面道理後來為楊氏之學者只管於為我上求工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為墨氏之學者只管於兼愛上求工雖摩頂放踵利天

下為之故其害遂至於無父無君○真氏曰孔子所指未知為誰竊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説未得肆爾孔子此言必有為而發○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齊氏曰昔者帝王共説一般話共行一般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而後世乃敢以其説自叛於千古聖人之外三代盛時異言異服猶有禁況異端乎其所以壞世教斁人倫不其甚乎○通曰孔子所謂異端者雖非專指楊墨而言是時楊墨之道未盛行然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則已有幾於兼愛者矣如微生畝之固荷蕢之徒已有幾於為我者矣曾不百年而楊墨盛行孟子○辭而闢之然則夫子之言其為學者慮也深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

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聲)之不爾則駸駸(音侵)然入於其中矣(語錄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欲害人○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惑但他起初便錯只如天命之謂性佛氏都做空說了吾儒見得都實所以其言近理其害尤甚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卞之野人)子路好(去聲)勇蓋有

彊(上聲)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語錄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簡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求其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忘於自勉○黃氏曰是知也之語正與是禮也相類每事問疑不知禮也而以為是禮不知為不知疑不知也而以為是知○馮氏曰子路嘗迂子之正名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子路蓋有

知之不至而自以為知者夫子所以提而誨之荀卿曰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蓋出於此○通曰毋自欺是誠意工夫此致知之事也而亦曰毋自欺者固是知至而後意可得而誠然致知亦自不可不誠故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也由此而求之亦本程子意程子曰恥其不知而不求是終不知也然則內不自欺於心而外又能求於人豈非知之之道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俸也通曰本文無問字意紬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去聲下同者守之約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語錄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然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言易行大凡言不謹則見尤於人人既見尤則自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己必先覺故有悔己既有悔人安得不見尤只是各將較重較多處對說○定宇陳氏曰學不博則無可擇學博矣必須精以擇之則非泛然虎雜之博擇之既精而後所守方可約約字與博字對約

字又自精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約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語錄此章重處只在言行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着祿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干字如曰仁樂直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通曰夫子之求之子禽之問夫在一求字此則子張

之失在一干字學而干祿即孟子所謂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者也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而已祿將有不求而自至者故在其中三字改為干之一字幾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

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語錄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吳氏曰左傳哀十一年魯人以幣召夫子於衛乃歸是時三家四分公家若命蓋不行矣哀公豈為是問邪○通曰居敬窮理是發夫子言外之意譬之於鏡非明不能照物妍醜故以窮理為貴然先有一物在中則又不能照物故必以居敬為大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語錄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孝於君親矣問政而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國人矣在己者事上恤下皆不盡道乃欲人盡其道於己難矣夫子告之或以是賊○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

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輔氏曰聖人所言與事凡若此者皆當以此說例之雖大學誠意正心以至治平亦不過如此而已豈有謀利計功之心於其先哉○通曰觀前章何為則民服之間可見哀公之弱觀此章使之一事可見季氏之強夫子答之之意益謂舉錯之權在上而又不失其宜如此何患乎弱人心天理有以觸之自然而應何假之使而後然哉如此則何假乎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吳氏曰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益以平子逐君若謂強離於正道則季氏

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五家臣陽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

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錄緣下而有是亦為政故知不是囿政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豈不行於一家○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雖不為政而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子告之以為政之道也○通曰按書君陳本文克施有政但謂施之於國而集註以為施之於家蓋不以為一家之政則下文是亦為政一句說不去要之窮則為家之政達則為國與天下之政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音厄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語錄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如何行得○齊氏曰孔子嘗曰言忠信則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忠信之在前行則見忠信之在輗軏倚無須臾離也○通曰此言人而無信不可行又言民無信不立玩立行二字人可須臾毫釐不以其實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唐蘇州人○王者易姓受命為

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語錄忠是朴實頭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彼時亦無此名後來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也三統謂夏

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語錄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天地人之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以為正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語錄此章因字最重所損益亦只是要扶持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了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齊氏曰所因者出於天所損益者非出於人出於天者天高地下之常也其相為對待者千萬世不能改非出於人者寒暑往來之變也而其相為流轉者千萬世而不窮所

謂可知者豈特十世而已哉○通曰此章須要見得所損益不在所因之外三綱五常之內自有許多文章制度所因如衡之平錙銖不可易所損益如權之隨時輕重不過欲適夫衡之平而已權固不在衡之外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語錄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乎上士庶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土地之神人家可祭禮云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亦可祭也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馮氏曰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益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諂求

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語録此處要兩下並看見義不為固是知之而不能為亦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通曰諂是邪佞無勇即是無斷通書所謂柔惡者是也

論語通卷一